

滦 县 文 史

(三)

政 协 滦 县 委 员 会 编

目 录

郭松龄滦州倒戈反奉始末……………赵庆江（1）

倒戈起因

滦州起事

挺进东北

抗日战争中的滦乐平原一劲旅……………陈发（9）

星星之火点燃滦乐

隐蔽活动壮大队伍

游刃路南威震冀东

滦县北五庄的地道战……………陈发整理（36）

解放石梯子……………党史办（42）

冀热边特委的联络点

——榛子镇小学党支部……………陈对 张喜丁（45）

滦县近代教育简介……………张喜丁（48）

薛氏三父子……………张喜丁（51）

商会会长薛兆霖

医学教授薛庆煜

脑外科专家薛庆澄

王景春与勤信小学……………张喜丁（58）

吴虹绂小传……………张喜丁 郝志祥 (60)

当代功绩卓著名人……………张喜丁 (63)

——山东大学原校长吴富恒传略

回族革命老人王春三……………曹景芳 (65)

热血丹心照千古……………张喜丁 陈发 (68)

张钟沂五代教师之家……………

……………张喜丁、郝志祥、韩有年 (73)

京东第一家——李家大院……………张喜丁、郝志祥 (78)

老站兴衰五十年……………赵庆江 (81)

雪峰寺……………赵庆江 (88)

郭松龄滦州倒戈反奉始末

赵 庆 江

倒戈起因

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因奉军邹芬的第十六师哗变，奉军以惨败而告终。战败归来的老将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等沮丧悲观、暮气沉沉，对张作霖的扩张政策内心不无怨言。这样，新派军人就受到了张作霖的重视，他回到奉天大本营后马上提拔新派军人主持战后整军事宜。

奉军新派分为上、洋两派，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属于洋派，其中以杨宇霆为首，身任总参议要职，帮助张作霖运筹谋划，成为张的智囊和得力臂膀，极力支持张整军经武，入关作战。北京中国陆军大学毕业的郭松龄和保定军校出身的李景林被称为土派，这一派拥护张学良为首领，他们多数担任统兵的师、旅长职务，在中、下级军官中有雄厚的势力。他们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反对张作霖、杨宇霆的武力统一和扩军备战政策。因此，两派围绕着“武力统一（中国）”与“保境安民”这一根本问题，产生了尖锐矛盾，形成对立。

郭松龄是奉系军阀中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进步倾向的将领。他出身贫寒，当过雇工，经历过日俄两国侵略东三

省的三次战争（甲午之战、庚子之役、日俄战争）。青年时代他刻苦自学考取了奉天陆军小学堂，以后又上了北京陆军大学，参加过四川反清起义和策应武昌辛亥革命的奉天武装起义，曾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他曾对朋友说过“谋尔三省之改造，非先推倒军阀不可，非予备大牺牲不可。以谋取兵权，蓄养潜在势力，以谋根本改造。”从而表明了后来他发动滦州兵变的实质。

张作霖不甘心于第一次直奉交战的失败，经过两年的秣兵厉马，以“拥护法律，促成统一”为名，又要杀向关内。郭松龄目睹军阀混战给人民给国家带来的极大灾难，“冀东昌、滦、乐各县村，被抢劫数日，十室九空。”他向张作霖上书。“罢兵息争，闭关图治，移兵开垦，巩固边境”，请张作霖允许他“赴洮南屯垦，寓兵于农”。张作霖没采纳他的建议，加之杨宇霆等人从中诋毁中伤，增加了张作霖对他的疑忌，这样就坚定了他打倒张作霖、杨宇霆的决心。

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系燕京大学同学，关系很密切。郭松龄先通过“夫人外交”与驻在古北口的冯玉祥取得了联系，后来则信札往来，密使不断。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也知悉郭松龄的意向，特派共产党员任国桢来奉天与郭松龄秘密联系，策动郭倒戈反奉。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国民军第二军与奉军在保定发生冲突时，张作霖认为国民军欺人太甚，公然下令与之决一雌雄。这个时候，郭松龄向张学良建议：关外沃野千里，可以经营开发，不宜在关内跟人争地盘，以至引起连年战争。他还说这是他和李景林两人的共同意见，希望少帅转达“上将军”（张作霖）予以考虑。他还说一切引起战争的坏

主意都是杨宇霆肚子里冒出来的，“王将军”就是爱听他的话，吃了苦头还不觉悟。至此，郭松龄的“反心”是彻底暴露，在少帅面前了。

十一月二十日，冯玉祥、郭松龄两人再次签订密约，主张：消灭军阀平息内战，实现永久和平；排除军阀专制，建立民主政治；开发边疆，保存国土，防御外强侵略。这些主张具有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特色，与当时国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

滦 州 起 事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张作霖电令郭松龄调所部集中滦州，回奉听候面命。与此同时，郭接奉天丁超旅长发来密电，谓“老师申言，拟对军长处分，宜谨慎。”二十日，张学良去医院探望郭松龄时也劝他到沈阳直接向老师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觉察到自己的活动已被张氏父子识破，召他回奉，只能是有去无回。因此，迫使他提前行动。当天，郭松龄向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陈旧，在群小包围下恐已无可挽回，不如‘父让子继’，由你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局势，我愿竭诚予以拥护。”这种反父不反子的态度，一来由于他和张学良具有深厚的交情，二来想用张学良的名义起兵，可以减少奉军内部的抵抗，张学良听了这番话，不禁为之骇然，但他未动声色，他们分手后，张学良打电话叫“少帅办公处人员立即在天津北车上车，随后自己由特一区住宅到东站上火车。他为了不耽误军机，动用了两个火车头，挂着三节车箱，风驰电掣般向山海关方向疾驰。当然，郭松龄敢于当着张学良亮底也是作了充分准备的，首先

在少帅公馆周围和火车站沿途派下了亲信部队，哨兵林立，警戒森严。他当时要扣押张学良是不费难的，而冯玉祥也早有这样的建议，但郭松龄没忍下手。

郭松龄鉴于反奉的意图已经全部暴露，便于十一月二十日采取行动，仍以张学良军团长名义，下令部队东撤。郭松龄委任魏益三为参谋长，部署向关外撤兵。二十一日，郭松龄率司令部人员和卫队，乘坐专车到达雷庄。通令：“各部队长官，限于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前到达滦州，参加军事会议”。同日，郭司令部专车进驻滦州。

郭松龄到达滦州次日（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在偏凉汀火车站附近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召开军事会议，凡在滦州的上校以上军官均行参加，约有百人。郭松龄夫人韩淑秀也出席了会议。郭首先宣读张作霖召其回奉之来电。然后说“余以国家多难，民生凋敝，不堪再战，故力主与国民军讲和。不料大帅不谅，以余通敌嫌疑，调余回奉问罪，此去必难幸免。”郭讲至此处，“悲愤激昂”，“部下皆感泣”。接着，郭作长篇演说。出席会议的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等稍有犹豫，旋即带头在“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这个第一方案上签了名，其他人也都跟随签了名。签名后郭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即应声说：“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言下以手帕拭泪，出席官佐均默默无言。四位师长都是张作霖的旧人，跟随张作霖多年，内心不愿跟郭松龄造反，郭也不勉强他们，派人把他们护送到天津李景林处。

滦州紧急军事会议当夜，郭松龄立即发出讨伐张作霖、

杨宇霆的通电，同时宣布了施政主张。郭松龄在反奉宣言中公布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项：（一）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杨宇霆；（三）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郭松龄是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而举兵反奉的。他试图通过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推动内政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富国富民，以达到排除一切外国侵略势力，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目的。

十一月二十四日，冯玉祥接获郭军发的电报，立即发出讨张通电，并即进行军事部署以侧翼支援郭松龄。李景林虽加入郭、冯同盟，但意在保存直隶地盘，无意真心反张，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为他叛盟归奉予留后步。

挺 进 东 北

就在郭军剑拔弩张准备东归扫荡奉军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张作霖的姑爷、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突然坐专车来到了滦州。

姜登选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到了滦州呢？

原来，奉天大本营已获悉郭松龄近日将有不轨举动。依张作霖意见马上发兵进剿郭松龄。他手下有个叫荣珍的参谋跟郭松龄有交情，在暗中帮郭松龄，处心积虑要牵制张作霖的行动。他说：“大帅别着急，你一发兵，更会激起滦州郭军兵变，不如从长计议，想个两全的法子。”张作霖说：

“那就叫登选带着我的公事到滦州去一趟，探探虚实，倘若那小子真想谋反，就给他个冷不防，就地正法！”荣珍说：

“这么办还是不妥……”张作霖喝斥着说：“这也不行那也

不行，你们都是他妈的窝囊肺、胆小鬼！我决定了，就这么办！”荣珍见阻挡不住，就派一得力心腹，携带他一封密信，化装，先于姜登选乘火车直奔滦州。郭松龄拆开密信一看，意思要他小心脑袋搬家。

如今，张作霖派他的亲信找上门来了，可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已经到这地步了，一不作二不休，先下手为强。

姜登选从偏凉汀火车站打来了电话，让郭松龄去接，郭到车站把他接下车，郭欲把姜登选安置到城里自己的司令部里。姜登选心怀鬼胎，说什么也不去，非要在偏凉汀下榻。郭无奈，给他找了处好房子住下。姜登选带来的十几个护卫兵弁荷枪实弹不离左右，双方各有各的心思。

当晚，郭松龄在城内李家大院自己的公馆里大排筵宴，专为姜军长洗尘接风。姜登选先不想去，怕引起郭疑心，就打电话说去，城里郭松龄惟恐姜登选不来，亲自骑马到偏凉汀，把姜军长接到自己的司令部。

滦州城内西街李家大院三间一明的会客厅里汽灯亮如白昼，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留声机播放着戏曲，十数个高级军官作陪，还招来几个妓女敬酒唱曲。席间，尽管郭松龄心事重重，但表面上把姜登选恭维上天，酒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姜登选说要回车站下处去，郭松龄就预备了轿车，还派了十来个精壮士兵站在车门外和踏板上“护送”客人。车开到东门外龙王庙前，郭手下的一个兵弁让停车。姜登选心起狐疑，忙问：“要干什么？”那兵弁说：“我们司令给军长的礼物忘装车上了，还得回去取。”姜登选说：“不必了，快走吧。”那个兵弁又说：“我们司令来了。”姜登选说：“我看看去。”他刚下车，就被这个兵弁一枪撂倒了，姜登选的护卫兵弁刚要掏枪反击，郭松龄派来的“护卫”兵弁加

上山龙王庙里冲出来的几十个兵，枪口都指住了他们，说：“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们都是关外人，把枪放下，回家去吧。”那些人无可奈何，纷纷丢下武器。

郭松龄解决了姜登选之后，当即发出了班师回奉的电报。奉天张作霖接到电报大吃一惊，施了个缓兵之计，下令“罢免”杨宇霆的职，同时派张学良立即驰赴郭军前线，与郭极力“疏通”，劝郭罢兵。

滦州兵变已成事实，张作霖派飞机到滦州、秦皇岛一带上空撒传单，用张学良的名义召唤郭部弃郭来归，但是没有效果。张学良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乘舰到秦皇岛，托人与郭松龄“疏通”，但毫无结果，不得已黯然而返，于二十八日到了大连，二十九日与逃到这里的杨宇霆同回沈阳。

滦州这里，郭松龄把过路的载货火车全部截留，装运士兵浩浩荡荡向山海关方向开去。临行，夫人韩淑秀女士在偏凉汀车站站台上慷慨陈词。历数张作霖媚日卖国、穷兵黩武，内战连年，百姓遭殃的罪状。整装待发的官兵无不感泣激愤。十一月二十七日，郭松龄的专车开出滦州。

郭松龄的反奉大军出山海关后，一路出战连连告捷，特别是辽西连山之役，奉军死伤一千余人，投降郭军者一个师，被俘一个旅，大炮全部被夺，逼得张作霖准备下野。但是后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下郭松龄兵败被捕，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辽中县老达房五里处慷慨就义。

说 明

本文写作主要根据滦县城关一些老人回忆讲述，并参考了多种资料书籍撰写而成。

一、向笔者提供材料的有：

1、吴立瑞：男，74岁，滦县南关人，当过教师和乡间医生，现闲居在家。

2、张仲沂：男，84岁，滦师退休美术教员，其父为《滦县志》总编修，现住唐山女儿家。

3、蒋梦勋：男，75岁，滦县泡石淀乡蒋庄人，退休医生，早年 在商震手下干事，

二、主要参考书籍：

1、《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曾任上海文史馆馆长），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2、《郭松龄将军》任松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3、《北洋军阀史稿》来新夏著（教授，历史学家）198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4、《民国人物传》，李新、孙思白等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书局1978年版。

5、《中华民国史》

抗日战争中的 滦乐平原一劲旅

陈 发

在烽火漫天的抗日战争年代，美丽富饶的滦乐平原，活跃着一支路南子弟兵。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是我们滦县人张鹤鸣、丁振军。这支队伍最初只有十几个、几十个人，从一九四二年九月正式命名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第一区队起，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改编为冀热辽军区第十七军分区第十四团止，仅二年又三个月的时间，就开辟了唐山以东、滦河以西、青龙山以南、渤海以北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星星之火 点燃滦乐

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抗日大暴动受挫到一九四二年七月，近四年的时间，滦乐平原基本上是在日伪严密统治之下，日伪称之为“治安模范县”。日伪先后进行“五次强化治安，手段残忍”，令人毛骨悚然。

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敌人烧毁了九百户以西青龙山附近所有村庄，如高家峪、赵家沟、团山子、庆庄子、宋家峪等村，没烧光的房屋，实行武力拆毁，强迫村民迁到九百户、宜安、赵各庄的“人圈”中。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人圈”：“人圈”这是群众愤慨的说法。意思是猪有猪圈，羊有羊圈，日本统治下的中国人也被圈了起来，过着猪狗不如

的生活，所以通常都叫“人圈”。“人圈”四周是一丈五尺左右的高墙，墙顶上有铁丝网或插有荆棘树枝，围墙四角和大门顶上是碉堡，由伪军或武装部落警把守着。通常每座人圈共留两个大门，门上写着“××部落村”，还有“建设部落、自兴乡土”，“共存共荣、王道乐土”之类的标语。为了防范八路军，夜里经常鸣锣吹号，群众闻之，就得立即跑上围墙跟着呐喊呼叫。人圈里的群众没有人身自由，外出耕作要有统一时间，稍有风吹草动，就几天不开门。夜间，“人圈”内的住户必须“门户开放”，勒令“夜不闭户”，以便日伪警、特人员横行无阻地去奸淫掠夺。山里群众被赶入“人圈”，无依无靠，没有力量建造房屋，有一点粮食也被敌人抢走了，他们大部分是搭一个马架子窝铺，象原始人一样生活着。

恢复或重建伪政权。一九三八年抗日大暴动，伪政权大部被摧毁，这时，日伪又强化伪政权组织，普遍实行大联乡制。引诱或强迫上层分子任大联乡的乡长。

层层设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武装清乡。县级清乡委员会设清乡办事处，下设总务班、清乡班、宣传情报班。乡级清乡委员会设分处，下设组织组、剔抉组、警备组、宣传组，严格户籍，发放“良民证”和“通行证”，二证缺一，即被视为“暴民”、“不良分子”，以“八路嫌疑”治罪。

强迫青壮年组织“自卫团”、“妇女团”和“儿童团”，由汉奸操纵、指挥这些团体，监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行踪。

建立伪武装团。县设伪团部，各区均有分队部。每区数百名，分区三十名。

挖沟筑垒。丰润——沙河驿——滦河——沿线公路两侧各挖一条大沟，深、宽约丈许，沟沿上五里一碉，一里一

岗，企图切断我路南路北的军政联系。

编“铁路爱护村”。日本和尚岗奇厚元来新站、老站，在铁路沿线的八个大乡七十四个村庄组建了“爱护村委员会”。所谓爱护村，意思是日军对这些村必须“爱护”不进行讨伐。但是“爱护”的前提是，这些村子必须忠实地为日军效劳，向清乡机构提供情报、保证没有共军的活动。实际上是日伪确保“北宁路”安全的一个伎俩。每五、六个村编为一个委员会，在“爱护村”中，强迫妇女、儿童组织“铁龙门队”，所谓“铁龙门队”，就是在村口竖立草人，由妇女儿童看守，一旦发现有共军活动，就把草人点燃，形成“烽火连营”，这就是“龙门阵”，敌人见到烽火燃起，即行讨伐。

除此种种，敌人还不时地出动骑兵部队和铁甲车进行突然围庄、奔袭，残害群众。

一九四一年夏，在迁滦卢工委的领导下，以滦县为中心组建了“迁滦卢基干队”，大队长杨鹤轩（商家林乡赵各庄人，1941年牺牲）。这个大队经过不到一年的隐蔽活动，队伍扩大到四个中队约二百人，此时兵分两路。一、二中队编为南进队，过铁路到路南活动，三、四中队编为东进队，过滦河到滦东开辟新区，南进队遂成为一区队发展的基础。

一九四二年夏，冀东军区派司令部作战科长张鹤鸣带几个同志来到路南，领导指挥南进队，扩大武装力量，筹建区队。

一九四二年九月五日，晋察冀分局对冀东工作做出明确指示，详细阐述了成立区队的战略意义及区队的任务，原文如下：

“（一）、冀东临接伪满，为敌寇北进之直接后方与重要兵站基地，今后敌我在冀东斗争必将更加剧烈与残酷。

（二）、今年敌对冀东扫荡规模较大，时间较长，虽受一些损失，但我们能坚持斗争，保持基本区。证明几年来冀东工作已有相当基础和斗争经验，我们目前工作整个应置于准备迎接今后更严重的局面。

（三）、我在敌扫荡前原有根据地，应进一步深入巩固，在敌控制地区应力图恢复。……具体言之，即可作为我向西发展与平北的联系，和向北发展的前进阵地。同时作为一个根据地，应尽可能找到山地作为它的依托，……目前应向东向南发展，开拓新区域，开展小部队的游击战争，以分散敌之兵力。

（四）、为适应今后游击环境，冀东主力应编四个丙种团。编小团（并在两三个县之间组织一个地区队，作为小团以外之地方主力部队，每县设基本游击区）指挥县区。”

遵照军区指示，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第十三军分区第一区队宣布成立。

以丰滦迁基干队第一大队为基础，组成一区队第一连，连长李德勇（滦县石郎庄人），指导员王维良；以迁滦卢基干队南进队为基础，组建一区队第二连，连长张子川（滦南县沈营人，绰号张老八，后叛变投敌），指导员白云龙。

区队长张鹤鸣，政委丁振军（滦县西坨子头人），副区队长高小安（滦南县安各庄人），副政委王晓升（军区派来的外地人）。

成立大会在滦县解各庄乡郝家院坨召开。区队兵力二百人，武器装备简陋，枪支少且杂。有不少人持大刀、扎枪。

队伍成分比较复杂，大部分是农民，除此之外，有参加过抗日暴动的警备队队员，东北流亡学生、商人、小学教员、矿工等。

隐蔽活动 壮大队伍

一九四二年八月，冀东区党委做出关于开辟路南工作的决定，《决定》的基本思想是，隐蔽活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使之成为大块隐蔽根据地。

一区队组建后，认真执行区党委的指示，在以丁振军、张振宇、江化丰、范明合（即张鹤鸣）为委员的路南工委的领导下，积极地、隐蔽地开展起路南的武装斗争。

初创阶段 的一区队

就在成立区队的同时，日伪已经发觉到他们在冀东的部署有捉襟见肘的趋势，遂急速调整防务方案。在路北丰玉遵兴地区，集结了田中、吉田、乙守三个大队和伪治安军第二、三、四集团，以路北山地为中心，进行大规模扫荡。同时，对基本区施以“三光”政策，挖沟筑垒，集家并村，实行“细碎分割”，妄图一举毁灭路北山区抗日根据地。我冀东主力为避敌锋芒，转移到热南承德地区，就势开辟热南根据地。

这样，路南各据点守敌相应减少，敌我主力交点转移，路南据点的主要防务交给了伪军和警备队。可是，日本人对伪军极不放心，在“不能置之不顾”而又确实顾不过来的情况下，遂由日军二十七师团长铃木启久（中将衔）亲自率骑兵、铁甲车联队，往来穿梭于铁路南北，进行机动性扫荡。

区队针对情况变化，采取化整为零、隐蔽活动的对策，

区队长张鹤鸣带一连，以青龙山区和丰滦迁边区为依托，发展青龙山以东、滦河以西、铁路以北的迁滦卢地区。副区队长高小安带二连，以路南村落和渤海为依托，发展滦乐平原地区。分散隐蔽、积极活动的方法是灵活多样的。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为一组，以武工队形式工作。他们进住上层，建立关系，联络伪职人员、地方士绅，从而掌握各据点的情况，如守敌人数、武器配备、思想状况等。昼伏夜出，尽可能避敌实力，保存有生力量，即使发生接触，也不求战果，不过于刺激敌人。充分发动群众参加我们的队伍，组织群众为我们提供情报。在盐民、渔民、船工、矿工和山区贫民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惩办恶劣的伪税收员和汉奸，强迫税收员把税款交给我部队充作抗经费，与伪大乡订立条约，互通情报，使其真心为我，假心向敌，主动承担抗日义务。广造舆论，迷惑敌人，给人民群众壮胆，鼓舞群众抗日士气。一次夜行军，区队长带一个连到某地宿营，中途被一汉奸保长发现，这个伪保长为了向敌人邀功请赏，摸清区队人数，他假装慰劳军队的样子，死乞白赖地要留部队住下。区队长早已看穿了他的阴谋，遂将计就计，答应允许每个战士领一支香烟，但不准停步，走一人发一支。伪保长满心欢喜，以为这样可以捞到精确的人数，便按区队长的意见办了。区队长密令部队首尾相连，环绕行进，直到月亮爬上了树梢，区队长命令停止领烟，快速行军，保长清点烟盒，算了算人数，足有九百多人领烟！他以为获取了“八路军近千人队伍入乐亭”的可靠情报，欣喜若狂。其实，我们只有一个连兵力一百左右人。但这一“迷昏阵”把敌人搞懵了，各主要据点收到这份情报后，连日龟宿瓮中，不敢出外扫荡。